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兒世說

天水趙瑜

屬對

詹金龍

金龍五歲同弟召見帝以果分賜金對曰一盂果子賜五歲之神童曰三尺草茅對萬年之天子

王鏊

文恪兒時學于舅氏孀遣婢饋茶公戲執其手舅聞試之曰奴手爲拳此後莫拳奴手公曰人言是信從

今世信人言

李東陽

文正舉神童入朝不能踰門限　帝曰神童足短　曰天子門高・　帝置之膝上時父伏丹陛　帝曰子坐父立禮乎曰嫂溺叔援權也

程敏政

篁墩舉神童李賢許字以女指席間果試曰因荷而得藕曰有杏不須梅

王雱

雱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雱何者是獐何者爲鹿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

徐穉

穉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楊億

億十歲太宗召見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

劉晏

晏七歲爲正字入禁中起居貴妃妃置膝上親爲畫眉總髻上問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排調

何晏

晏八歲頗良戲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

孫玄之

玄之八歲虧齒先達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江從簡

從簡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文學

庾子輿

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

用自苦日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宗懍

懍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兒學士

祖瑩

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密于灰中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先以衣被蔽窗戶恐漏火光為人所覺內外呼為聖小兒

江

泌六歲依外家貧無以資給泌乃竊於園中燃

新寫書誦讀

劉歆

歆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答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

王敬仁

敬仁十三作真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

楊烏

子雲言吾家童烏九歲預吾玄文

楊烱

烱中童子科授校書郎十一作制弘文館

謝幾卿

幾卿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慧太子自臨策試辨釋無滯

劉晏

玄宗封泰山晏八歲獻頌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授太子正字

賈黃中

黃中六歲知燈閣事七歲神童及第父指取書與其身等高令誦之謂之等身書

陶弘景

弘景四歲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

驪記

長孫紹遠

紹遠十三王碩試以月令誦一遍誦之若流

虞荔

荔九歲陸倕問以五經十事對無遺失

賈逵

逵五歲不能言其姊每携聽隣塾讀書輒默識後一能言便誦之如流

王粲

粲十四讀道邊碑背誦不失一字

應奉

奉兒時凡所經履莫不暗記

昭明太子

昭明五歲能讀五經顏野王七歲讀五經張九成八

歲誦六經

至性

范宣

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袁君正

正數歲父疾晝夜專侍人勸暫休曰尊患未瘥眠亦不安

王充

充兒時不妄與儕倫不掩雀捕蟬

劉殷

殷九歲因母思堇號於澤中得堇數斛又於籬下得十五鍾粟

駱統

統八歲年饑統飲食衰少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王修

修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修社會修感念

亡母哀甚初喪隣里爲之罷社

鮮于文宗

文宗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明年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殷陶

陶十二喪父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柩在獨居廬不動

黄香

香九歲失母思慕憔悴事父夏則扇其枕簟冬則溫

其被薦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楊香

香十四隨父穫父忽爲虎曳去時香手無寸鐵乃

搤捋虎頸虎驚逝父得免

宿倉舒

舒自賣與王氏得大麥九斛以養母纔七歲後官上

黨太守

牖識

岳柱

桂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此可易酒何用剪髮澄大驚

司馬光

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水甕中羣兒驚走公取石破其甕即得出

文彥博

潞公幼與羣兒擊毬毬躍入柱穴中公以水灌之毬浮即出

荀攸

攸祖吳廣陵太守卒故吏張權求守墓時攸年十三疑之謂其叔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乎推問果亡命者

自新

蕭思話

思話十歲好騎屋棟打細腰鼓隣曲患之後折節有令譽

恬裕

陶季直

季甫四歲祖父以四函銀列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甫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丈伯不應及諸孫

王泰

泰數歲時祖母散棗栗於牀羣兒競取之泰獨不動媼問之曰不取自當得賜

孔融

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之曰小兒法當取小者

宋虞愿

庾愿四歲中庭橘熟人競取之愿獨恬然

方正

何晏

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之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

杜根

根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貴戚爭遺之書並不發壁藏之及後捕按貴戚賓客書封如故

張元

元六歲叔父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曰不能褻露其形於白日之下

師友

荀爽

爽十二通春秋論語脫去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

魏照

照子魏照求事郭泰供給灑掃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孔世

言志

李宗諤

宗諤七歲恥以父任得官後舉進士三館兩制不數
年如父職

郭泰

泰十四丹使給事縣庭泰曰大丈夫安能斗筲之役
乎乃遊京師

陳蕃

蕃少庭宇不埽薛勤曰孺子何不灑埽以待賓客曰

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獨孤及

及兒時讀孝經父曰兒志何語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宗慤

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曰愿乘長風破萬里浪

褚淵

淵生母求寶物於嫡母淵曰但令淵在何患無寶後

爲司徒

賞譽

王倫

倫幼爲學叔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袁粲見之曰宰相之材也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

王僧祐

僧祐少倨聰悟叔父景玄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

謝安

安四歲桓彝曰此兒風神秀異當繼縱王東海

李禮成

禮成七歲其姑曰此兒平生未嘗回顧異日必爲重器

索琳

琳八歲父靖曰吾兒廊廟之才州郡吏不足汚吾兒也

劉孝綽

長史幼聰敏王融深賞異之嘗歎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異徵

張鷟

鷟五歲夢大鳥五采降於家占云文章瑞閾

江淹

淹十三於樵所得貂蟬將鬻以供母母止之曰此汝休徵也

闞澤

齊十三夢兒名字炳然在月中

徐陵

陵數歲家人攜候寶誌誌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

李嶠

嶠兒時夢人以雙筆贈文曰有名

豪豪

傅亮

亮四歲能解衣與人無吝郄超稱其才名過乃父

魯肅

肅十五好爲奇計周瑜提兵過候肅倂求資糧肅家有二囷米三千斛指與瑜遂相結納去

荀羨

羨七歲蘇峻亂羨隨父在石頭峻愛之置膝上羨還謂母曰得一利刃于足以殺賊母即掩其口

將畧

錢鏐

鏐幼與羣兒戲大木下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

今有法

曹彬

彬週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于前觀其所取以覘終身之業彬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後爲樞密使相

訛漏

李嶠兒

中宗召蘇頲及嶠子時皆同年帝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者言之頲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李

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帝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香案牘序

甲午三月郡文學就試荊溪余出城南讀書孟直夫郊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挈榼相御余與客班坐樹下視樹影所至輒起遷席風日淡宕則枕籍紅花田以隱囊博山酒鎗佐之有古陶斗柄如鸚鵡啄腹如敦丹砂繡蝕厚如指甲者數片班班桃花色而射酒有異香蓋三代物也出以酌酒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反舌聲時改夏矣而聲小澀余戲指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笑曰豈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辭去

余與亘夫退而相對起居無恒時憩幾頭橋畔布衲覓博落落不知何如人村中父老小兒習余無他則剪薔薇花縛蔬莽餽余余愧謝不能當也復余山人又摘茶笋余試以惠泉翡翠沁齒蕉衣竹粉薁嬖北窻爲枕書而臥臥起抽一編讀之則浮雲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藏醎字函卷三十有二所藏古今眞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觀其言不雅馴余與亘夫沐而洗之存其奇逸可喜者精爲一卷以貽麈尾其名香案牘者何居曰仙牘王宸吏司之如項羽所謂書不

適記名姓而已清懶居士陳繼儒志

香案牘

吳門陳繼儒

軒轅

帝列珪玉于蘭蒲席上舂雜寶為屑以沈榆之膠和之為泥當時分州別尊卑華戎之異濟南人獻明堂圖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時螻蟻大如牛羊螾大如虹以應土德

尹喜

文始先生生室中陸地生蓮花結草為樓精思至道

范蠡

蠡好服桂飲水賣藥蘭陵於北邙山得仙異

鬼谷

秦時疫死者有鳥如烏銜草覆其面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賫草以問先生云此瓊田中養神芝其葉似菰而不叢生一葉能起一人

介推

子推與趙宣子遊且有黃雀在門上晉公重耳異之後見東海邊爲王俗翁賣扇

陸通

楚狂接輿好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在峩眉山

鹿皮翁

岑山頂有泉人不能到鹿皮翁作轉輪懸閣梯道四

間上其巔

阮丘

丘耳長七寸口中無齒

玄俗

俗日中無影

白石生

生煑白石爲糧問之何不霞舉笑曰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間爾時號爲隱遯仙人

宋來子

來子常洒掃一市

古丈人

嵩華松下古丈人一女子二曰老人秦之役者女宮人合爲殉葬脫驪山之禍匿此

董謁

謂乞犬羊皮爲裘編荆爲牀聚禽獸毛而寢性好異書見輙題掌還家以片籌寫之舌點掌爛人謂綉掌錄而舌學

季充

充號貧闒先生伏生十歲就石壁中受充尚書授四代之事伏生以繩繞腰領一讀一結十年之繩皆成結矣充餌菊术絕句不語人問何以答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孟岐

岐常云見周公旦抱成王以朝于周廟岐時侍周公
階墀公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遺岐岐常
寶執飾以承秋袂拂拭笏笏令瑩欲折耳

黄安

安坐一神龜廣三尺行則負龜而趨曰伏羲氏始造
網罟獲龜以授我背已平此龜畏日月光三千年一
出頭我坐此以來龜出者五矣

涉正

正閉目二十年弟子固請之正乃開目有聲如霹靂

而閃光若電已復還閉

孫博

博口中吐火指樹火生葉旋焦枯又能于水而布席作樂使衆人舞于上不沒不濡引鏡為刀屈刀成鏡積時不改

班孟

孟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初沒足至腰及胷漸漸但餘冠幘良久盡沒又吸人屋上瓦瓦飛入簷梢紛如落葉

椰融

融取杯咒成龜貴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龜殼煑取肉則殼還成杯矣

王輿

秋長山洞穴中有千歲金蟾蜍山頂有瓊花木徑八九尺葉如白櫻花如芙蓉香聞數里輿常見之

桐君

君入山得鳴石雞舂碎爲藥服之有聲氣雞色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吳寶鼎元年貢琥珀燕置

靜室室中時一鳴翔此之類也

趙丙

丙舟行遇人酌水為酒削一栿為脯並得醉飽

王喬

武陽北平山有白蝦蟇謂之肉芝王喬食以仙去武陽山祠有三王喬一太子晉一葉令王喬一食肉芝

王喬

周大賓

賓善鼓琴彈獨絃而八音自和以教廉長生孫廣用

廣用卽孫發也

安期生

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

彭宗

宗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遍爲齊遍音滿腸

司馬季主

季主顏如少女鬚三尺黑如墨有子二男名法育女

名淋華俱在委羽山

王探

樵師司馬季主與人行身散雲霧或屹立平地俄起

崇山

章玉子

玉子含水噴成珠玉與弟子行各化泥爲馬乘之一

日行千里

唐公昉

公昉昇仙雞犬皆去惟鼠惡其穢垢不將鼠自悔一

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是也

朱仲

漢高后下書募三寸珠仲賞珠葥蹋脅元公主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景帝時、又獻三寸珠數十顆

劉安

淮南王安見太清仙伯以坐起不恭謫守天厠

劉京

京授九子九子王公公時已七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

梅福

宅址在南昌縣水竹幽蔚王右軍典臨川郡日毎過

此盤礴不能去因號異池先是祈種蓮花池中嘆曰
生爲我除身爲我捨形爲我辱妻爲我毒遂棄妻入
洪厓山

欒巴

廬山廟有鬼物能使江湖中分風舉帆巴下檄勑鬼
踪跡鬼走齊郡化爲書生談五經太守妻以女巴勑
殺之空中刀下貍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俄化爲
貍亦殺之

孔元方

元方以杖拄地一手抱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酒盃倒飲之

李意期

人有說四方郡國宮觀市里期印撮土成之經見者說其酷類但纖小耳

張仲常

仲常埋甕室下對妻子聚飲恣飽葷血及發甕已多沒甕中經日不腐

王喬

喬葬蒙城東自成塚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或云
登橋山即太子晉

趙威伯

威伯善嘯若衝風之激長林衆鳥群鳴須臾翔其
上寘霧四合零雨其濛

劉偉道

偉道學仙仙人試以白髮一莖懸千鈞石於其上
髮亟垂欲絕使偉道臥其下了無怖色蓋二十年

王中倫

晉武帝太康中田宣隱于鳴石岩下葉風霜月拊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岩上清曉方去自言王仲倫生周宣王時愛此石聲清澈故輙留聽

李阿

阿逢車牛以足歷置車下轢其骨皆折阿死須臾復生足亦如故

介象

象入東嶽受禁制之術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有客種黍山中患群猴採食之乞作猴法象告汝見猴羣

翁語之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明日客試以象

言語猴猴果逝臂投林而去

張道陵

道陵居渠亭山見青童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從者

二人貌似弱冠或指曰此子房此子淵

王脾

脾種黃精虎爲之耕豹爲之耘出入亦乘虎豹具轡

轡行鞭策如乘馬

鮑靚

靚與葛稚川善舞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還或怪而詰之則雙履也豬城集仙錄云靚以女妻稚川

姜伯貞

伯貞偷史伯眞命立日中背後覩之共心不正因教之服石腦

元藏機

機有馴鳥三類黃鶴時翔空中呼之立至能授人語常航海飄至一島鳥人曰此滄洲也產分帶爪長二尺碧棗丹栗大如梨池中有四足魚金莖花婦人採

爲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在仙家

陳簡

簡遇道者引至石室簡以地上素書一軸曰汝有書性好爲我書發標視皆古篆籀文心難之度無可遜避遂按本字月書竟

葛玄

玄遇親朋輒邀止折草刺樹以杯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有酒取瓦礫草木之實勸客皆脯棗指蝦蟇使飛龜使舞應節如人爲客行酒杯自至前

不盡杯不去

鄭思遠

思遠嘗出行乘虎二虎雛負經而從橫江橋逢許隱具糗藥酒虎爲拾柴燃火隱患齒痛求虎鬚熱插齒間思遠拔之虎帖地不動

黃野人

野人遊羅浮長嘯數聲遁鬱林樾咸淳中各有戴烏方帽着韡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三年不言姓氏他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云雲意不知諸游

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隋千刼猶愛梅花未歸盍野人之倚歟

許翽

真人告翽曰學道當如穿井井彌深土彌難出

陶弘景

弘景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少便轍馬善射晚皆不爲帷聽吹笙借人書隨悞治定

王遠知

遠知曇首之子母夢靈鳳有身僧寶誌曰生子當爲

神仙宗伯

司馬承禎

禎善金剪刀書牎中有小兒誦經聲玲玲如振玉韻

上小日如錢耀射一席

李含光

含光工篆隷或稱遜其父一聞之終身不復書

許遜

遜爲蜀旌陽令旣歸父老送之如雲有不返者乃于

宅東隙地結茇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許姓

號許家營

許大

大爲眞君掃變夫婦隱于西山不欲人識改姓曰午

旋改曰干夫婦皆解詩許大詩云不是藏名混世俗

賣柴沽酒要忘言妻續云兒家秖在西山裡除却白

雲誰到門

胡恵超

超身不甚長然每處稠人中首獨昂出其上雖至長

者止及肩下指地中古金石寶器穿之如言而獲

單道開

開服細石子一吞數枚唐子西贊曰世人茹柔剛則吐之些抄爛飯牛口如飼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啖餅餌北平飲羽出于無心食石之理于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獻之而礪厥齒

范豹

豹云東方朔乃黠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宋文帝召見豹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

賊

寇謙之

成公興傭于寇之從母家使墾田寇一日于林下布筭周髀斬法不合公興教之應手而成

嚴達

周武帝建德中詔達至使殿時已汰浮屠氏復欲漸芟黃冠上問道與釋孰優對曰主優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辨曰釋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非主乎上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對曰客歸則有別上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大笑

得免

孫徹

徹隱遁宿于木杪編葛為席令目端坐其友馬儉思之、取葛席置靜室供養數日輙聞席上有人語

丁玄眞

毒龍潭二龍飛入與張僧繇畫龍鬬風雨震沸玄眞畫鐵符鎮潭龍穿山而去復釘畫龍之目其患乃止

顏眞卿

白紫清云真卿令爲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伊祁玄解

西域進方圓二美玉玄解曰此龍虎玉也圓生于水龍寶之方生于山虎寶之前使人果得之漁獵者

摸先生

先生來雙髻于頂携小竹筒賣藥有疾者手摸之輒愈人呼爲摸先生

王元之

元之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在水底月

明中行不見泥沙水隨步自開路傍一物十丈許如
龍如蛇有五色光道士指曰此水母也見之長生自
是便能逆風掛帆泛水安坐

女俠傳

武進鄒之麟

豪俠

昔太公釣於渭水八十年矣人未有識之者即以文王之聖之亟於求賢且以夢以卜嗟乎士信于知己而絀於不知己相知恭者斯之難也傳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天作之合若武關之於此有人焉聊睨其間與日月爭光此豈非所謂賢豪閒者耶鹿門水鏡庶幾近之方諸女

子盍寥寥已

漂母

淮陰侯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張耳妻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客魏爲外黄令名由此益賢

齊姜

晉公子重耳出奔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

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僖負羈妻

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

瀨女

子胥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遇女子擊緜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子有遠誓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

饑餓而與丈夫越紛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沒於瀨水矣

文君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貧居愁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文君舉杯而笑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耻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

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梁夫人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

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
金帛納爲夫婦斷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
國夫人斷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
河遁去夫人奏疏言推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
爲之動色

義俠

摩詰有言西風削首向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嗟乎有所求者利也無所求者義也傳曾曰求仁而得仁札之劒艮之椎离之筑欒布之奏事越頭下仁則吾不知也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揣其庶乎太史公發憤論次古布衣之俠而之數者不少槩見何必魯連之不帝秦與夷齊叩馬事何異而一則曰義人一則曰其意指不合大義豈君子喻義子長非其人耶爲之次女俠義者

如姬

秦昭王圍邯鄲急平原君夫人爲信陵君姊遺書魏公子請救公子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于王乃欲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別侯生侯生乃屏人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

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聶榮

聶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姓名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千金夫人不聞

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以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柰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魯保母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

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王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

魏乳母

魏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

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着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義之葬以卿禮賜金百鎰祀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

龐娥親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郡李壽所殺娥親有弟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讎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

邢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隣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强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讎不共天地不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

得殺蒞我之心耶李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戟撫劔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馬叱之壽驚愕回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間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

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讎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歎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塞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

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固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强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

節俠

聖人諱言節恭至於節而天下之事解矣故寧取管仲之仁而不與匹夫匹婦之諒誠重之也雖然臣死君子死父婦死夫天性已固然者況閭巷之所稱朝廷之所褒丹青之所屬美猶是矣猶尚寥寥不易見豈中庸不可能也自刃固可蹈耶若夫非君非父非夫而無褒稱屬美之要片語獨激嚙骨相期雖生而有所不用即以折諸聖賢之節吾不如其何如然而移彼易此易易耳田光先生之

報太子丹曰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嗟乎彼何心哉感而序節俠

虞姬

虞氏西楚霸王項羽美人也羽被漢圍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乃起飲帳中慷慨悲歌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泣數行下遂自刎

綠珠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為白州取白江為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豔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即川阜製園館綠珠

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者昭君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别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沾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淩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鳥翼乘之以

遲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
上英軔華不足歎甘與秋草屏但許後世人遠嫁難
爲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婢妾豔者千餘
人擇數十人粧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
蛟龍佩萦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
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豔
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
求綠珠崇方登凉觀臨淸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
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在所

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命指索綠珠未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止之遂墮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在步廣里近狄泉在王城之東

段東美

薛宜僚會昌中為左庶子充新羅册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至登州却漂迴泊青州郵傳一年節使烏漢貞尤加待遇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

屬情連帥翫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
美亦然乃於席上留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
色正如烟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恰一年薛到
外國未行冊禮旌節晩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甲
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苗攝大使行禮
薛旋櫬廻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執奠哀號
撫柩一慟而卒

任俠

余觀漢高之脫季布與條侯得劇孟語任俠行權幾奪天子矣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已死生存亡不可謂不賢者而韓子短之且與儒者同類而共譏豈匹夫而託南面犯禁亂法自此始邪汲長孺鄭當時古名臣也皆用俠聞豈不矜能不伐德廉潔退讓有足稱歎嗟乎讓天下者方能任天下鄙人鬻利可與圖事乎哉

昭君

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會匈奴單于來朝求美人爲閼氏帝勅以宮女賜之昭君入宮數歲未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單于臨辭大會帝召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重難改更遂與匈奴昭君戎服乘馬提一琵琶出塞而去

木蘭

蘭陝人也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爲女歸賦

戍邊詩一篇其詞云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昨夜見君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馬鞭旦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河水聲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

于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托千里足送兒歸故鄉耶孃聞女來出郭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挂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兎脚僕走雌兎遊迷離雙兎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君子曰若木蘭者亦壯而廉矣使載之列女傳緹縈曹娥將遜之蔡姬當低頭愧汗不敢比肩

杜牧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經學
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莒婦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托於紀鄣紡
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獻諸子占子占使
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絶師鼓譟城上之人亦
譟莒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緹縈

漢齊太倉令淳于公之女名緹縈者淳于公無男有

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
在詔繫長安當刑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
急非所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
父爲吏齊中皆稱治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
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
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
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
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
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哉吾甚自愧夫訓

辱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其道毋由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髡顛者免抽脇者笞刖足者鉗淳于公得免焉君子謂緹縈得一言發聖主之意易曰小懲而大誡漢文之謂也

游俠

太史公之傳游俠詳矣退四公子之徒而進朱家劇孟有以也虞卿不重相印而從魏齊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游道頗廣翩翩儒而俠矣游俠闕如何也我以意爲之論次

陶丹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封鮓及書責侃

日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嘗宿於侃時大雪湛乃撤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剪髮賣與鄰人供殽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澤媼

劉道眞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媼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眞食豚盡了不謝媼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乃還之後爲吏部郎媼兒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不知所由

問母母告之

絡秀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椎豬殺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

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獨孤氏

李呂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着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劍俠

齊勾踐之稱荆軻曰惜哉其不講於劍之術也夫白日殺人都市人不之覺傳以刀圭立化呼吸千里度城郭門堂屋壁無礙是避何術與天下無道則見有道則隱大抵伺諸鬼神之殽亂以竊借其靈近於怖矣紅綫聶隱根託由來決傳幽穴深怨窅眇始僊而鬼神其術者邪然能行之侯王將相不能加無道之始皇賊殺魑魅不軌未聞講諸端人正士恭取道小而行直方者也世有負心小醜

不足辱朝廷之斧鉞而天下甘心焉倘非以輕劍擊之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

紅線 俱見劍俠傳

聶隱娘

賈人妻

三鬟女子

車中女子

貧士傳上卷

吳郡黃姬水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公當夏五月披羊裘負薪而過之季子呼公取焉公投鐮于地瞋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而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也遂去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上

札也行國公遺中途食薪力負冬裘夏披黃金可拾素操豈移秘名勿示佇覽莫追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世亂逃耕蒙山之陽莞葭室以蓬蒿牀以枝木席以蓍艾水飲菽食墾山播種蕭然世表也楚王駕先其門當萊子織畚而言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曰妾聞酒肉我者可鞭箠我官祿我者可鈇鉞我妾詎能爲人所制哉遂投其畚而去萊子亦隨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

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蹙然改容于斯言

老萊鴻翼蒙中耕處草木遊逝水菽啜吸綠圖陳謨朱方備底績毛食粒蹙容宣父

榮啟期

榮啟期者周時人也値衰世隱居窮處遺物求已時披裘帶索行吟於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嘗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曰吾樂有三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以男爲貴而吾得

爲男或皆不免于襁褓而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聆其語爲之三日悲焉

啟期至素拒外抱中以放舒詠因服表衷志楊舜絃詞慨尼聰三樂必說一丘罔窮

春秋三子

春秋三子者楚之父子孫之周于齊之狂子也三子生當衰世之季目覩王綱之數思欲絕景雲表濯志濵澤乃相與居泰山之陽處環堵之室蓽戶不扉蓋

茨不翦而高歌不輟君子謂可方之倪鈇云

殊方三子同道一心蜩覘娵邦鳳遊泰岑作羕塈

色含和保真豈謂陋棲廢厭高吟

鮑焦

鮑焦者不知何許人也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者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毁廉也者行毁廉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

其利汙其君者不厭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于洛水之上

於烈鮑焦踽步削行耻辰叔季結想上皇日賜啟言投疏立槁孤潔名流洛水並長

齊餓

齊餓者不知何姓字也齊大饑黔敖為食於道以待餓人有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者敖左奉食右執飲曰

嗟來食迺揚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淄境饑困敖也設食偏施有來虛餓孔棘呼嗟致辭舉袂作色寧終捐命餓甘沒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公以鍾粟聘為相齊王以黃金聘為卿俱辭不就著書四篇抱潔而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先生之

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至于此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諡妻曰以康乎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于此而諡為康邪妻曰否否先生之生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斯可

謚爲康也已曾子喟然歎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有穆先生正以矩身祿辭爾闕室之我辰快歟曾

惻攜謚妻陳存縭若節殁乃康名

北郭騷

北郭騷者齊人也結罘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遺之辭

金而受粟有闕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曰吾聞之養及其親者身伉其難於是以身死白之

騷倚盤盤銖陳智能丹爲莫光相鬥斯涯衛患何深酬身析愊報不賊廉死非傷勇

仲尼三弟子

仲尼三弟子者顏回曾參原憲也回嘗簞食瓢飲處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賢之乞日嘗列弟子之行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及回死無以葬厥父顏路請夫子之車以爲椁云參不仕居衛緼

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
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而卒傳孔子之道憲居以
環堵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木爲樞而甕牖二室褐
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盛服軒車往見
原憲憲韋冠縰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先生病矣憲應
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之謂病若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素王樂天水飲疏飯道歸三賢器同一範乃回幾

化乃參閱貫彼不受命曷知貧悳

河上貧者

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君子謂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宋有玄人希微濬寂測淵幽磐纖葭卹食厥嗣淵投月珠乃獲豈龍作戒碎糜乇石

子桑子

子桑子者不知何許人也子輿與之友霖雨十日子輿恐其病也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桑也居困與賓良朋浹旬病雨一飯造門歌絃崩

湊思故方深究之莫得歸彼生辰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與粟數十乘禦寇見使辭之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不受非命也哉禦寇咲曰君非自我知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居一年子陽與其黨皆

見殺列禦寇獨全著書八篇曰列子

鄭圃列子壺丘是依刑名山壽淸談女傀彼以人餽我以身辭永言窮巷世仰冲虛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家貧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以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

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著書內外篇不仕而終

莊生如樂漆閑曠逸郊犧不為塗龜自匿假粟監河誇金三百達言罕譬秋有倫眷

鶡冠子

鶡冠子者楚人也隱居幽山衣敝履空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之用焉諼常師事之

後顯于趙聘冠子欋其處巳也乃與謏絕終身不仕
荆有哲靈幽髎芳蹈服不周形冠因作號赤縣隱
名丹書闡道有朋師顯斥交終撓

顏斶

顏斶者齊人也居齊下邑宣王致見與語以爲君子
也願請受爲弟子斶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
貴矣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
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雖貧晚食以當肉緩步以
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悅而已因再拜

辭去君子曰厲知足矣終身不辱

厲居側邑明擢齊宣候師雖顯山玉弗完玉道一

陳鄗邑言選貞璞無願君子誦焉

陳仲

陳仲字子終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以為不義嘗殺饋鵝與食出而生之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食不非義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取井上李食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聽身織屨妻辟纑以易衣食楚王遣使持金欲聘為相

其妻曰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也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子終蚓操於陵自竄鵞生兄饋亦充幣半乃屨乃纑乃衣乃變楚患內規高潛園灌

王高

王高者秦時人也當秦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家貧徒壁立夫婦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博饑食藜藿寒衣草衣而夫婦安然不變所守焉

高生不辰會秦鹿失執然匹婦罄爾四壁晝耨夕

新草衣藿食素患與貧而無戚戚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居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家貧不能自贍乃依食姊家數歲往受易長安以信義稱從兄泉爲東平內史遣使招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就太原辟之不至

勝之德亭至孝作人姊食從約兄爵蔑輕樂遊郇圃趾就孔勳慈榮綠玩展也鴻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閉門養性不治榮名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仲蔚削智緜世自陶玄珠則保浮名弗饕采椽雖何惟蓬與蒿獨彼劉魏雅素締交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内人性[illegible]相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返其餘潛隱于家讀易

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向子委順榛蓁屏居食淡匆匱受寵返餘潛玩微象暢幹玄知縱遊携友名嶽偕歸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不仕事母至孝豢豚莫供乃于大澤中牧豕以資奉養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時黃巾賊起適期里陌

轍相勅約曰莫犯孫先生舍司徒黃琬特辟之不往

終於家

期也居約職共爲子乃從兗澤牧豚姤豕青矜孝

質芳馨詔語德懷蠢冠名徵天府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以周黨之潔清

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吾

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弗食建武中司徒侯霸

既辟至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

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淸笑仲叔廉節輿推友饋非寄公聘再辭皤顚在旅鮮食莫需潔躬從沛卒老于斯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鴻幼遭亂父卒卷席而葬受業太學家貧厲節學畢牧豕於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宅舍悉以豕償其主猶以爲少鴻無宅財以

身居作後肕同縣孟光入門不答乃更椎髻布衣操作而前乃喜曰此真梁鴻妻也有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復至吳依伯通廡下為人賃舂妻孟光與食舉案齊眉伯通知非凡人乃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既卒伯通等為葬于要離冢傍

伯鸞清白幼遭屯極椎髻作合攸美令德力耕隱山為舂吳國良彥偕心烈士並域

張楷

張楷字公超不知何郡人也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

就學東馬塡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以候過客之利稍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輒還鄉里

公超先學融博古今晉從既廣鳩從何深花邑時僞王莽永春傍游郊里忘厭處貧

孔嵩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里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

息語及平生日共語但戲長裾遊集帝學吾家國恩致位牧伯而予懷道隱身處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于抱關予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常豈爲鄙哉式勑縣令代嵩嵩以爲先師未竟不肯去

嗟爾仲山淪賤攻苦才成國器琅編邑伍騶侯新知節逢故興携手論交報言援古

吳祐

吳祐者不知何地人也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

受賻遺嘗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祈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祈方弱冠即抱悲憤邦將贈牧諷典書父交相遺忝生截規人各有心厥志莫移

婁壽

婁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孩童岐嶷有志挽髮傳業好學不厭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藹遊夷衡門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麤絺大布之衣糲楷

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棬樞瓮牖樂天知命確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貞之士高尚其事年七十八卒國人相與論德處謚曰玄儒先生

元考純叟性澄不誘敦志星術滅景雲藪在歡克厭于天宜考玄儒剛謚懿述邦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錢五千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

學春秋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蒜幅自障出入入則蔽前出則掩後以母喪歸凡司徒辟大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

懿哉林宗胥吏嘗黜退追業學言邁王畿蛾習典學麟獲授書斧衰歸處藏器拔遷

符融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州郡禮請孝廉連辟皆不應會喪事妻亡貧無殯殮潁川張元祖來存融推所乘羸車牛馬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

冀之中野惟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葬而已與同

郡郭林宗田盛並不仕以終云

傑明逸韻抗道虬盤婦亦無欲友欲偕棲乃行古

志青野埋捐同襟偕逝用聊林泉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家貧傭為漆工郭林

宗見而奇之少有名節鄉人稱焉父母卒哀毀思慕

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因博貫五經

兼明圖緯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

終

恬曠子龍被褐虛谷冲心玄境汙跡傭工瞻依是

失經緯咸通蒲纁數返考命以終

徐氏父子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讀書豐城楮山之厓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常齎磨鏡具到所在傭以自給桓帝以玄纁備禮徵聘陳蕃胡廣黃瓊交辟不就靈帝欲以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隱居不仕躬行稼穡俛則

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篤不受惠于人太守華歆禮
請相見辭疾不詣建安中卒

孺子者何挺生杰出田耕　鑑磨行給臣命徹
求帝兩旌辟子胤丕承　德

貧士傳卷下

扈累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也遭亂播遷徙鄴喪婦乃詣洛陽遂不復娶獨居道側以甂甎為障施一廚床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不輟衣服嘉平中縣令聞其孤老給廩不足就工作裨繕糧出後以疾亡

伯重易師青牛尸堂遠播京洛孑止塗傍潛道觀文理素詠緗須捷縣服庸保索糧

寒貧

寒貧者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乃就學長安宿儒欒文博氏通詩書於衆輩中最爲玄靜關中獨亂南入漢中不治産業不畜妻孥晝夜誦詠道書後還長安獨居窮巷冬夏敝衣連結里人與之衣食不取郡縣以其鰥寡給焉將乞于市亦不多取人問姓名不答故因號之曰寒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所欲啖而不言因與脯糒及衣取其脯一胞糒一升而已

德林玄默範彼藥儒麋業非務道典日披寒貧致
號芳宇莫知戎臣問遺取舍郝衣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窟土爲室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性無恚怒見者皆親樂之時遊邑都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嘗往宜陽山中文帝使阮籍往觀與語不應嵇康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以才多識寡戒之後不知所終

公和弗偶宜陽居大炎曬蔽草寒暑被髮文係虞
紋載鼓載閱阮叩緘言嵇遊戒別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
陽常宿白社中或乞于市被髮而行逍遥吟咏得殘
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全綿棄而不受著作郎孫楚
就社中與語載與俱歸復貽書之往京詩以辭之後
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唯有一石竹子及詩
二篇而已

感革飄踪洛陽客玊潔洒幽社汙游鄒市遠矣行吟鄙哉言仕倏焉遐舉獨遺玄賦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友聞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蜞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當與元愷評議遇濁代念與屈生齊潔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毛灑汗匝顏赤心熱口張耳塞也言者大慙

統幼孤匱孝睦則聞采林星往拘水海征顯榮族

厲泯溺自任斂形遁世畢影高襟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服畢不娶步擔入吳興大辟山窮谷倚木于樹苫覆而居恒著鹿裘葛巾不茹酒肉區種菽麥采竹貿鹽以供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携與俱歸颺贈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颺追遣使者置衣而去後衣爛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船迎之文荷擔而至居

導西園溫嘗問曰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
草之人安能佐世後逃歸臨安旣卒葛洪爲
作傳贊頌其美云

郭文嘉尚山水遐思名島旣歷荒谷攸居颷服弗
御導園覽栖一朝捐瑟二拆楊嶺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家于
臨川以漁釣射獵不涉世交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
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至稻將熟有伊認者悉

推與之縣令聞而給之以稻還飜飜竟不受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不取其直亦不告姓名嘗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因遂與之路人固辭飜曰爾所不取我豈能得復沈刀于水其廉不受惠皆類此也

武昌郭飜臨川寄室乃耕汙菜禾成弗穫乃釁漁獵售人無直沈器迹循允符清德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與諸孤子弟共釜庾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穟道虔恶

以所得與之爭者媿恧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
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周以錢服及還悉供諸衆無
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無食以立學徒武康
令孔攸之相與餽給受業者始得有成道虔年老菜
食恒無經日之儲而琴書爲樂以終

道虔玄澹老易研文饑仰撥穢寒鮮複衿戴周贍
族孔給淑人耄年藿食琴典欣欣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孔子二十六代孫性好墳集

山水爲太原王公所稱居會稽剡縣茅室蓬戶庭草蕪徑
林上有書數帙而已與處士戴顒王弘之王敬弘等並爲人外之交又申之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訖暮而歸或怪其若此荅曰固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鄭芳明要之不至使謂曰苟不人我郡何爲人我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屑往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去家人莫知所在後東歸七年卒

淳之屬懷崇丘山水徑草茫茫狀書楚楚三星締
姻一壺成禮郡招壯屈帝徵逃徙

翟法賜

翟法賜者潯陽柴桑人也曾祖湯莊父矯並高尚
不仕法賜結屋廬山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
莫得見焉徵辟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
後卒于巖石之閒

翟世清高法賜尤皎栖秀餐靈服毛御草迺避數
求復投杳渺違人就蛻青巖隙殍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作舍野外非其力不食妻亦不慕榮華樂甘儉苦共乘薄笨車出市賣易周用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遣使存問凝之答書稱僕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也荊州年饑義季慮其餧斃餉錢十萬凝之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自甘饑餧後携妻子入衡山不返元嘉二十

五年卒

白尚凝之古逸自期于宗謝業于野凝居哲媛同德賢王抗儀衡陽終隱遂厭遁思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少有高志談玄屬詠携妻入會稽山業採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復然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處士所賣須者隨多寡畱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不售賫圓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追念毋氏亡于冬月衣無綿

絜自此不御嘗寒時就孔覬宿衣被皁袟幘以臥具
覆之既覺引臥具去體謂覬曰綿定奇溫卽洒涕悲
慟顔峻爲東陽州餉穀三百斛不受百年卒蔡興宗
爲會稽太守贈米以給孔氏遣婢詣郡門固讓時人
美之以比梁鴻妻云

百年玄孫樵山自給一日弗售乘匈無食孝不御

溫廉能郤物淑妻辭饋並彰淸德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爲農

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學舍後聽無遺亡者夕則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居剡中天台山旦日出戶山鳥集其掌上取食年六十四卒

歡也晨流性資秀悟年方岐嶷推甲作賦爲叵畫

業然糠宵度機心永絕山禽掌哺

吳棻二隱

吳苞字懷德濮陽鄄城人也學善三禮老莊過江教

授葛巾竹塵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獻俱與褚淵宅講授論語隆昌元年徵太學博士不就蔡會字休明陳留人也嘗慕苞清抗圭蓽自守不與俗交李𢡟謂江斆曰古人稱安貧淸白日夷涅而不淄日自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懷德鉅儒北學南師履揮宋組綸閣辭書休明景式高抗亦特古稱夷白𢡟頌不虛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而孤貧學書無紙

常以竹箭箬葉甘焦及地上學書及長讀詠不倦妻亡不娶自比于曾參宅南九里有九巖山遂移居之家極貧窶而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前後徵辟凡十次皆不就

伯徵幼艱抱影長嘯藝翰摹精古墳深奥九巖逸栖四人齊耄自擬曾參世稱商皓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敏慧博學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人號爲織簾先生又

儒人代竹以繼饘靡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覩四部書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稱疾歸鄉無所營求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擔終老徵薦不赴著易禮老莊等要畧數十卷于家

鱗士俊敏尚志窮居誦口而耆業手以需討典都游終履鄉歸昭昭經述來嗣足垂

沈顗

沈顗字處默幼清淨有志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家貧惟讀書者述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

貴顯還吳賓客填門顗獨不往勃就之顗迎送不踰閾勃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也齊末兵荒與家人同甘困餓二日一餐或餽粮肉閉門不受惟采蕁荇根供食以樵采自資怡然不改其樂

處默高步寡釋欽風守我沖寂傲彼尊榮饑戎並遘饔膳皆空山楦溪毛日搴以供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

所納盡以歸備姊瑯琊王晏之母之聞者嘆異性至孝既冠荅丈彦之誠曰顧跡赤松于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貧無爨僮僕竊鄰人䕺樵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折屋而炊所居惟竹一叢而已

卓哉士宗乖勞行偉百齡推金一塵甘餞瀛海清淙穎陽高軌叢竹安愉沒窮無傷

劉訏

劉訏字彥度平原人也幼貧性不欲仕時有辟之者

許郎挂檄于樹而逃事息乃還亦不願娶與隱所處孝緒及族兄歊日夕招携都下謂之三隱卜築東澗有終焉之志身遭寇迫併日而食隆冬或無褐絮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寒也常著穀皮巾披衲衣身遊山澤輒留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天監七年卒謚曰玄貞處士

許當鄙紀孤困郎遭觀賓弗利比友相招東澗盤止遠岫遊遨玄貞清謚千載猶昭

胡叟

胡叟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家高室草遷唯酒自適嘗謂人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光不治産業飢貧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三四升飲啖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容華視之蔑如也

吏不家治寔勝焦光鶉草寄趾黄流適情仰供養子時乞華門視彼榮富太虛馳雲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也少通經史兼精佛義

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徒四壁唯以園蔬爲業縣令上言義行楊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吳有元琰皴求慧性既涉九經復昭三乘寂矣厭紛籠乎居敬藝蔬足老終遯辟命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也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贏冬則緝木皮葉以自蔽

贈遺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爲糴米茗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荅惟瞪視而去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屢存問輒走林草自匿云

桃椎怀閒裘褐陶然豁襟非諒世網若靡搆雲取壯緯草由願友治請言默示無爲

孟浩然

孟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灌疏藝竹以

全高尚然逝不爲利期以放性故甯貧名不挂于選
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郡守韓朝
宗惜浩然人秦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會友文酒
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忘之可乎浩然叱
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它遂畢席不赴由是
間罷終于冶城南園

楚嶽降靈孟皓挺生林嘉遯尚文妙匠心放適情
志任適天真臨觴負諾樂豈易名

高釋

高釋者長安人也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上欲命官固辭歸山賜號曰安素處士家甚貧寠妻子寒餒終不以困固受鄉人饋遺閉門讀書而已

高子勵行卓犖邁古德聞帝擢號錫山處室用雖艱鄉周弗取唯勤遜志披文暢真

杜生

杜生者莫知其名時人呼爲杜五郎穎昌人也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自

陳村人無能公何見顧軫問所以爲生對曰昔有叚田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僦屋居之與人擇吉醫藥聊以供飦粥有時不繼云

杜生野資逾紀潛門議敵斆睦侪室裕貧嚴卜韓方以粒以薪孫尉惠綏聆厥條陳

俞濂

俞濂字清老金華人也貧而無室棲山以居人呼之日半山道人荊公王介甫嘉其潔尚乃彊爲釋牛山

以貲澹日無錢得祠部耳公爲買之牒名紫琳已戒
期祝髮忽而不至公訝詰之澹曰吾思僧不易爲生
龜脫筒亦難堪恐祠部已付酒家償負耳

精老放達原稱塵表麗偶非背芳林孤蹈名公致
嘉迎叢强遊聯性不拘從厥所好

買收

買收字耘老烏程人也以詩著名喜飲酒家素貧東
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云念買
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爲作古木怪石一紙每遇飢

時輒一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當便以贈之不爾可令侍姬掌貯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買生茂士握槧吐珠緑醑則肯白衣舁携宝當交請友實致思嘉圖爾慰玩豈忘饑

丁時習

丁時習字行可邵武人也父廷彥爲太學録以忤蔡攸歸卒時習遂棄青紫業僦舍掩籬玩讀經史晏如也鄉朝貴有以書薦于有司終不往謁妻危氏同甘

若未嘗以貧窮見辭色子百之千之夙興供洒掃具蔬食畢即受業恭謹終日林東爲之立傳

廷彥邦直克陶哲器國止青蠅鬬蘇自責令妻刑德巽子繩義藝士昭陽播芳百嗣

蘇雲卿

蘇雲卿者豫章南昌人也初與丞相張德遠爲友宋旣渡南德遠貴顯雲卿乃遁跡結庵于東湖之小洲家貧畚篠爲圃織屨以自給垂三十年後德遠復相函金帛移書帥府云有故人蘇雲卿在治下斯人管

樂流亞非折節可招必禮致之帥漕乃以計造見龔日遣吏迎候書幣不啓而雲卿已遯矣

雲卿國彥乃丁世亂故文翰達洲洲遲玩管樂致忻幣書齋蘼松間一語則發遐嵐

蘇扶

蘇扶者隱士蘇庠仲子也工詩善書貧甚而有介郡守辟之語子姪輩曰吾何以獲知時人特以先世隱名存耳死不過哀吾貧而周之斁恐以父名賣錢耶固辭不往死至無以斂葬云

庠吏用觴逸範夙傳乃生麟角亦尚龍潛歌彰清
蘊書適熙天抱窮以殁題驥吮全

何溥

何傳字商霖承嘉人也潤澤詳整屬詩知名參變常
空而意趣悠然澹不爲累北葉水心常稱其凍餓自
守之樂死之日殯具無貲其友翁忱率素往來者葬
之

溥也哲儒聖步賢趨末世擬德實偶彰儀躬遭奇
麟心皆道腴獻猶有試友殯無歸

周方叔

周方叔字矩道居丹徒築室玉州山下讀誦不佡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鄰僧乞米送之一日龔農卿準孫常州吳會造其廬無以爲具乃烹犬食之二公忻然盡歡歎息而去

矩道崇廬考墳自娛如何傑施了繼儒廖朝軒有造山谷無儲羨獻作餞式宴樂偖

呂徽之

呂徽之天台人也居芳山中綜博述詠安貧逃名常

漁以自給一日携弊楮詣富家易穀露頂短褐布襪草履値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閣中語貴遊子弟詠雪苦吟弗就徽之哂焉適出侮之徽之口占以荅無不精美問其姓字終不言諸子弟曰嘗聞吾鄉有呂處士者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吾農家安知呂處士因惠之穀徽之怒曰不義之貨我何肯取遂去諸子弟微識其所雪霽覓訪唯草屋壁立忽米誦内有人乃徽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爲被耳因問先生何在荅曰溪上捕漁乃至彼見之

徽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公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旦復跡其蹤則徽之已行矣

作者徽之絕塵不羈羔来山縣網若捕魚遁跡一出衛牖人知諸少甫扣孤雲復移

胡汲仲

胡汲仲字長孺天台人也特立獨行凍餓有守趙子昂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請作墓銘長孺怒曰我豈爲宦官墓誉耶是日長孺絕糧其子以情白坐諸客咸勸之受長孺愈堅嘗送蔡如遇歸東陽云廉不繼

襖不溫軀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

夷風沿獨卓生長孺履有確守困無纖累雖當粒絕終辭墓磬歸友贈言堅哉見志

杜有開

杜有開字伯陽江陰人也家貧授徒以給妻吳氏辟纑助之天啟歲歉學徒散去吳之弟繼勸鬻墓地少延飯死有開在羸憊中堅持不可繼欲挈吳歸吳曰夫能盡孝我獨不能盡婦道乎遂相繼枕藉死鄉人

憐之

仙陽碩孺度炊莫給養蒙而濟被緋以易孔翰饑

灾克全守德予經婦義凝焉弗失

張介福

張介福字子祺蒲溪人也從姑氏來吳少慕鄉哲許衡遂軒軒以禮自持爲學誠篤周旋規矩張士誠入吳兵掠其舍令導諸富不從乃刃其面流血仆地復戴冠危坐而顏色自若家素貧窶冬不具衣襦或遺以袯褦固辭之雖小物亦不受及死語人曰吾學古

人一無所成死有餘憾矣

覃懷秀產吳邑即旅志在希賢動能中禮自处莫

儼素介無取仕雖聞道没猶含悔

王逵

王逵字志道錢塘人也足一跛家極貧無以朝夕因

賣藥賣藥復不繼又市卜傳兗子史百家客至輒談

今古不休人知其辨博爭以疑難質之無不口應

跛者王生外歎內足山袖泰方市隱楚卜學必窮

年談明稽臏與義隱詞質皆彰暴

王賓

王賓字仲光吳郡人也志不願仕永樂中自壞其面終身獨居無妻子髼髻布袍游行市中家貧無業賣藥以資所至羣兒隨焉郡守姚善枉謁衡門賓據坐受拜以道誨之若師弟子姚少師廣孝貴歸來訪弗肯見方蹴掩面而走

仲光耽漁獨影窮栖毀顏佯癡編髮高嬉性僻赤子道屈貴輿同邦企德展矣我師

邢量

邢量字用禮吳郡人也平生不娶併童僕無之弊屋三間青苔滿壁室中惟左右古書披覽薪水躬自秉執惟炊黍分而食焉未嘗得一爨食折鐺敗席壞床破被蕭然其居也及扣之經史傳記無弗應者客至清淡不設湯茗有奇彥數人份謁之必挾鈔以往午則買食他處復就談焉其以是非老

邢叟好古經紬史究室之御令身勞井臼晨炊昏餐著麻寒履問奇有來如鏈在卯